

饱受污染之苦 长江大学教授下跪求援

与钢铁厂的“战争”长达四年 污染钢厂已被责令停产



二月八日，数十名长江大学教授和研究生先后到荆州区、荆州市政府门前下跪请愿。

11月3日傍晚，湖北荆州。楚航特钢厂终于停止了机器的轰鸣，沉寂了下来。

走进与钢厂相邻的长江大学校园，仍能嗅到空气中弥漫着一层淡淡的煤焦味。校园广场上，一群老人正在和着温和的音乐跳健身舞，学生们来来往往，人们似乎已对这种让人有些犯恶心的气味习以为常。

楚航特钢制品有限公司，这家小型特钢厂南面不过百米，便是长江大学西校区。

由于不堪忍受楚航钢厂对校园的废气、粉尘和噪音污染，长江大学的数名教授于11月2日到荆州区、荆州市政府上访投诉，要求关停这家特钢厂。教师们甚至采取了打横幅、下跪等肢体语言表达诉求。

“钢厂刚搬到这里时，和校区还有几百米的距离，可是这4年，钢厂不断扩张，越来越接近校园。”一位参加上访的长江大学教授告诉记者。

“每次一刮北风，钢厂的味道就飘过来，一吸气人就恶心犯晕。”3日傍晚，长江大学校门口，一位在此地开了11年饭馆的老板向记者抱怨说，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4年。

在舆论的风暴中，11月3日晚间，荆州市政府向媒体发布消息称，当天下午，荆州区政府已对楚航金属制品公司采取了停电措施，该工厂已停止生产。

逐臭抗争

埋首卷宗的教授们顾不上斯文了。一位最近参与集体驱除臭味抗争的长江大学教授介绍，以前楚航钢厂属于国有企业时，并不在临近长江大学西校区的位置，而是在大学东校区。由于学校师生对污染反映强烈，最后政府将钢厂搬到了荆州古城西边，建起来现在的新钢厂。

但滑稽的是，新建钢厂的南边恰好是长江大学西校区。2007年厂区迁移后，煤焦味在长江大学的东校区消逝了，但又在西校区弥漫开来。而这几年来，钢厂的规模一直在不断扩大，隔着校园院墙外的一条河，对面就是钢厂高耸的烟囱和轰鸣的厂房。

这位教授拿出了一叠资料，包括荆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、环境保护局2010年对于市政协金卫斌等三位委员提案的答复，同时还有“荆州市群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”工业生产许可证、营业执照等材料。

这位教授说：“如果真按照这些材料来执行，这个钢厂早就应该关门了。”

而事实是，臭味仍然无休无止。

据了解，这几年在教授们集体抗争逐臭的过程中，钢厂依旧在正常生产，直到11月3日下午5点，迫于各方压力，钢厂才停工。

这一刻，师生们等了好久。师生们对楚航特钢制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楚航公司”，也称楚航钢厂）的举报，旷日持久。

企业“茁壮”

楚航钢厂的产品为“地条钢”。据记者了解，“地条钢”是以废钢铁为原料、经过感应炉熔化拉制而成的钢材。由于生产中不能有效地进行成分和质量控制，硬度和强度都不可能达标，不仅浪费能源，而且造成环境污染和巨大的安全隐患。

地条钢也是很多“豆腐渣工程”的祸根。湖北襄阳城建局一位采购人员告诉记者，湖北小城市的很多开发商为了节省成本，采购了大量地条钢。

荆州市质监局方面对记者表示，楚航分公司属于非法生产企业，没生产许可证，属无证生产，生产的钢材质量也不合格，曾遭到多次查封。

市质监局荆州区分局还发现，楚航钢厂标注的企业名称、地址与生产许可证上的企业名称、地址不符。“用的都是群力公司的证书，并没有自己的证书。”

据该校师生称，楚航公司于2007年建成初期，厂区与学校相距约500米，发展至今，两者间隔已被压缩至100米左右，而该公司排放的有毒有害气体、粉尘、噪音整天弥漫于学校校园，致使许多师生出现头痛、白血病、咽喉炎等慢性疾病，难以坚持正常的学习和工作。

2007年10月，长江大学部分师生代表实名向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工商总局举报，其后又五次向湖北省和荆州市有关方面进行了举报。但此间楚航公司并未停产，反而还扩大了产能。

2010年11月23日，当地环保局针对学生的举报回应称，该厂排除废气的主要原因，为其收尘装置未达到预期效果。

荆州市环保局在对上述举报回应的最后提到，已要求群力楚航分公司进行采取有效措施完善收尘装置、加强厂区环境管理等两方面整改。

不过，长江大学西校区师生则称，即便在荆州市环保局于2010年11月已要求楚航公司整改后，该公司仍在排出有毒有害气体，“熏得实在难以忍受。”

2011年3月31日，荆州市30名高校师生代表，第一次走进荆州区政府大院当场反映问题；此后又于11月初再次来到政府反映情况。

而此间有业内人士透露，楚航钢厂（公司）最早是一家金属回收公司，后开始批量生产特钢，而据钢铁业内人士称，称特钢实属抬举，其实是借此名义生产很多污染严重的钢铁制品。

荆州市群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大仁分公司一位杨姓经理对记者表示，群力下属3家公司都是独立法人，独立经营，自负盈亏。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质检不过关。”

除了经营上抗压抗监管的“策略”外，楚航公司及其母公司从建厂一开始就和政府走得最近。他们曾经为当地政府国企改革、下岗职工安置立下汗马功劳。

并且，楚航钢厂及其母公司荆州群力公司在荆州人脉颇广。记者获悉，荆州市群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是吴振炎，吴同时为荆州区人大代表。

当地政府更愿搬走大学

荆州区委宣传部新闻中心陈姓主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该小钢厂属于招商引资项目，并不是非法企业，拥有生产许可证，也有环评报告。据介绍，该钢厂位于荆州工业园区，而工业园区内的市民很少，主要就是长江大学的这个校区，政府曾建议长江大学搬迁，但至今还未达成搬迁协议。他解释说，即使该钢厂搬迁走了，但工业园区还有其他企业，所以最好的方法是长江大学搬迁。

陈主任称，政府各部门非常重视长江大学师生的诉求，今年3月31日就要求该钢厂停产整顿，“尽快建设污染治理设施，实现全面稳定达标排放”。政府承诺“加大对该公司环境监管力度，改造不好绝对取缔”。

长江大学教授王水说，虽然荆州区主管工业的副区长冯冯中山确曾表示“用6个月时间改造，改造不好绝对取缔”。现在6个月时间早已过去，而该钢厂的污染却更加严重。

官员扬言“你们可以搬到非洲去”

据王水介绍，2日上午，长江大学几十名教授、博导、博士跪在区政府门前，长达50分钟都无人理睬。荆州区政府主要领导自始至终不属见师生代表。一位分管工业的冯姓副区长对师生的上访诉求采取敷衍的态度，并扬言“非洲没污染，你们可以搬到非洲去”，“你们去市政府吧”。师生代表最终赴荆州市政府上访。

荆州区信访局局长刘林松介绍说，长江大学的师生代表前来区政府上访，“他们第一时间就请这些代表到会议室协商，但这些代表不愿意到会议室协商，执意堵在区政府门口”。副区长冯冯中山赶到后，积极面对师生的要求，希望与师生代表认真协商，“但师生们表示不相信区政府，所以又去了市政府上访”。他同时表示，冯冯中山“为人谦和，富有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”，绝对没有说过“非洲没污染，你们可以搬到非洲去”。

该区政府办的工作人员则表示：“对冯冯中山的话，长江大学师生断章取义”。

监管怪圈

在这样的公司面前，当地政府部门也实在挠头。

荆州区副区长冯冯中山公开承认，企业确实是违法生产，没有手续，但企业已经办起来了。

荆州市环保局荆州区分局方面表示，楚航钢厂自2007年成立以来，排放的污染物一直严重超标，建设时未办理环评手续，事后补办的手续与实际建设情况不符；但由于企业已投入资金改造，近期几次监测不超标。

“我们应当相信科学，既然环保局检测是合格的，也不一定就说对师生们的健康有多大影响。”冯冯中山曾这样试图说服长江大学的师生代表，但师生代表提议，在校区为冯冯中山提供一套住房，请荆州区领导“住半年体验一下”，区领导立即拒绝该提议。

据记者了解，楚航钢厂原本计划建在宜昌，但由于不合格被取缔，后由荆州区招商引资进来。

今年3月，荆州区政府承诺用半年时间解决楚航钢厂的污染问题，“再给半年时间，先让企业整改，如果实在整改不好了，关停也好或搬家也行。”

今年6月28日，荆州市政府下达督办通知，要求辖下各地政府7月1日前对本辖区内挂牌企业下达停产整治或限期治理通知。但7月4日至6日，当市环保局对全市8家省挂牌督办企业进行现场检查时，发现其他7家企业均全部停产，唯有荆州区政府仍未对楚航特钢下达关闭决定。

此后，市环保局在一份7月15日发布的《全市2011年上半年环保工作检查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报告》中提出要求：“楚航特钢必须在8月31日前关闭。”

11月3日荆州市环保局回复记者称，“环保部门做了大量工作，并在2008年10月下达了停产通知。”

政协提案人在此前一提案意见栏上直陈：“市质监局、环保局对该厂的监管是有效的，但市委、市政府、区委、区政府对该厂的监管是乏力的”。

但此间，荆州市一位负责招商引资的政府公务员也对记者坦陈，由于楚航公司对当地税收贡献较大，并且是区政府亲自招进来的企业，二者已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。

数据显示，2010年，楚航钢厂实现销售收入6.5亿元，缴纳税收1496万元，被荆州市评为纳税先进企业。

而其母公司荆州市群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，更是一度被称为“从破产企业到纳税大户”的样板。

并且，对环境污染的多部门管辖，也是治理不力的因素。

2008年7月2日荆州市经委有关领导在调查楚航公司情况后曾称，“经委只是参与了调查处理，群力公司的大仁公司、津海公司和楚航公司使用了中频炉炼钢坯，可生产许可证是质监部门颁发的，执法主体也是质监部门，我们没有执法权。”

而正是这种多方监管、总体乏力的格局下，铸造了不合规企业持续多年的经营生态。

（综合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、《南方日报》等）

@ 网络微评 @

@ 金芝：那一跪真是无比沉重，却又显得格外无力……

@ 秦建中：都二十一世纪了，一群具有现代意识的人却还跪在政府楼前面，这种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。这不仅仅是长江大学教授和学生们的悲哀，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。如果权力不会谦恭，那么，社会公众只能选择下跪。

@ 南方都市报：辛亥革命都一百年了，我们还在跪“父母官”……从“跪天跪地跪父母”到“跪天跪地跪父母官”，历史画出了一条悲怆的下滑曲线，让人不愿读，更不忍读！

